

Vera Koo: On Giving Back Through Writing

By Vera Koo, Women's Outdoor News, February 7, 2018

Traditional Chinese

用寫作回饋

記得大約十三年前我曾經參加一個政治募款參會，我注意到室內亞裔美國女性寥寥無幾。在我居住的加州灣區，亞裔人口比例很高，但在這個活動裡你卻看不出來。



這不禁讓我思忖：我對回饋社會，做的夠嗎？

我把人生看成一個人人都從中取食的大鍋，我們終生也不斷的在回報。

理想的狀況是，你回敬的與取用的一樣多，或者回的比取得更多。我是否以身作則？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前，我想我需要放回一些東西到大鍋中。

但是在我從中取用了那麼多智慧之後，我能提供什麼服務來豐富這鍋的內容？

那個募款夜種下了我也許可以用寫書的方式來回饋社會的種子，將我對此生的體悟和心得提供給社會大眾。

我不是作家，幾年來我都在想：認為自己應該寫一本書，是不是有點傻？但我尊敬的人都告訴我我的人生故事值得訴說。逐漸的，我感覺我的人生經歷可能可以拿來幫助那些在苦痛中掙扎的人，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。



十三年後，我終於出版了我的回憶錄《巾幗槍神——世界冠軍之路》。

書及時出版，讓我能趕上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的邁阿密書展。

在書展中，我必須思考如何遣詞措字向潛在讀者形容我的書。

結果我用這幾個字總結：它是一個關乎愛、希望、背叛與饒恕的故事，會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。

我還記得我在書展訴說我的人生故事時，一名女讀者熱淚盈眶。

她說：「我需要；我需要買這本書。」

雖然我的故事可能會賺人眼淚，但是讀者可能會發現，讀者潸然淚下，不是因為我或我的故事，而是他們能夠感同身受；認得那個地方，到過那兒，也有此人生經歷。

我著述這本書的使命就在此。我希望讀者知道：我們在掙扎著在人生的苦難求生時，沒有人是孤獨的。

作為人妻、人母、女企業家和八度《比安奇盃》女子組冠軍得主，我一生中受過許多祝福。然而一路走來，我也飽嘗人無法想像的辛酸。

外子與我在美初創業時，曾經在破產邊緣搖擺；我們頭一個男孩因病夭折；多年後更因遭遇背叛，人生觀全然為之動搖。



有時我感覺自己想用紙包火保住秘密；想深溝高壘，不讓別人看見我的痛苦。而在我掙扎受苦時，即使是他人最小的善意，或是陌生人一個微笑，都成了我想緊緊抓住的依附。

每次被打倒，我都再站起來——有時站起來的速度比其他人慢，但是從未一直賴地不起。

射擊運動成了我一種治療方式；一種我可以投入思緒和努力，忘我的事。

根據我在書展中與人的談話，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，天地間非只有我有有如此遭遇。

人生過程中我盡量記得這件事：每時每刻刻都對人拋出善意，雖然不知道誰可能正遭遇苦難，需要一個微笑或一句打氣的話。

我希望讀者可以知道，出身寒微也可以成功。我十二歲移民到美國；英文幾乎一字不識，而且從小就被

教導男人在上、女人在下；我有極大的自卑感；我不是特別身強力壯、沒有運動細胞，也不是成績一流的模範生。

我希望我的故事讓你也恍然大悟：出身一無所有沒有關係；不管看起來多不公平，遭遇困難也是人生常態。只要持之以恆、努力不懈、對神保持信心，就能夠輕舟度過萬重山。

在我回憶錄的主旨——愛、希望、背叛與饒恕——當中，最難做到的是饒恕。

我們在人生中或早或晚都會發現自己要面對如何饒恕的課題。背叛與傷害可能來自各式各樣的人；也許是家人，也許是友人或事業夥伴誤會、辜負了你。

要一生不與不幸擦肩，是緣木求魚的事；人難免都會受難，但我們不需要一輩子都背負著傷疤。饒恕是通往療愈的道路。

但是，饒恕也是人生當中最困難的事情之一。

對此，我有最深切的感受。

我在如何饒恕人、應該不應該饒恕的事情上，掙扎了多年。

但你若真愛某人，那份愛是不會消失的；真愛是沒有條件的。

我們都接受沒有條件的愛，但是我們對如何付出無條件的愛卻往往力不能逮。

人類饒恕的胸襟有限；它來之不易。

饒恕是神的祝福；如果我們敞開心懷讓祂主導，祂會向我們展示一條療愈之路。饒恕就像是一劑醫治我們身心的良藥。

不論此刻困頓到了何種地步，或是看起來如何水深火熱，希望總是在我們身邊。我們可能會感覺被逼到了極限，但是神量給我們的都未曾過於我們所能受。當困難加劇時，我們必須找到凶中的吉象，抓緊希望，往前推進。

失敗和挑戰不必然是阻力，它們可以為我們引燃最大成功的火花

正如諸君在我的書中所讀到的那樣，站起來的最美麗身段，只有在在跌倒之後才會出現。